

孙犁全集

7

远道集

老荒集



孙犁全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1980年 天津)



努力せ習
自強不息

孫和年
九月



墨迹



本卷说明

本卷收《远道集》、《老荒集》。

《远道集》

1984年3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荒集》

1986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 录

远 道 集

芸斋小说

幻觉	(3)
地震	(9)
还乡	(15)
小混儿	(22)
修房	(26)
牲口的故事	(32)
住房的故事	(35)
猫鼠的故事	(38)
夜晚的故事	(41)
火炉	(45)
母亲的记忆	(47)

乡里旧闻

- 吊挂 (49)
- 锣鼓 (50)
- 小戏 (50)
- 大戏 (51)
- 青春余梦 (53)
- 芸斋梦余 (56)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60)

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69)

与《南开文艺》编辑的谈话 (76)

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 (80)

商展思的诗 (86)

致贾平凹 (88)

谈铁凝的《哦，香雪》 (91)

《孙犁散文选》序 (93)

我和《文艺周刊》 (95)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99)

文林谈屑

电报约稿 (108)

小说名目 (109)

自然生态 (110)

文字疏忽	(112)
刊物面目	(113)
文章题目	(114)
评论家的妙语	(115)
“复杂的性格”论	(116)
名山事业	(118)
宾馆文学	(120)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121)
小说杂谈	
小说与青年	(124)
小说与历史	(126)
芸斋琐谈	
谈忘	(129)
谈迂	(131)
谈书	(134)
谈稿费	(137)
谈师	(139)
谈友	(142)
序的教训	(145)
旧抄新识小引	(148)

芸斋短简

- 关于写游记的一封信 (150)
- 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马秀华 (151)
- 致山东鱼台李贯通 (152)
- 致山西临汾侯桂柱 (153)
- 致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 (153)
- 致天津业余作者黄淑兰 (154)
- 芸斋断简 (156)
- 后记 (161)

老 荒 集

芸斋小说

- 葛草 (165)
- 春天的风 (171)
- 一九七六年 (176)
- 小 D (181)
- 王婉 (185)

芸斋琐谈

- 谈文学与理想 (190)
- 谈改稿 (194)
- 谈读书 (196)
- 谈修辞 (198)

谈评论	(200)
谈爱书	(202)
爱书续谈	(208)
我和古书	(211)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214)
谈“打”	(216)
改稿举例	(218)
实事求是与短文	(221)
谈简要	(222)
谈“印象记”	(224)
文学与乡土	(227)

小说杂谈

小说与电影	(229)
小说与题材	(231)
小说与三角	(234)
读小说札记	(235)

乡里旧闻

玉华婶	(241)
疤增叔	(244)
秋喜叔	(246)

《青春遗响》序	(249)
---------------	-------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253)
书信	(261)
吃饭的故事	(265)
父亲的记忆	(268)
包袱皮儿	(271)
戏的续梦	(274)
唐官屯	(279)
移家天津	
——《善阁室纪年》摘抄	(283)
红十字医院	
——病期经历之一	(287)
耕堂读书记	
买《王国维遗书》记	(290)
买《魏书》、《北齐书》记	(301)
买《饮冰室文集》记	(308)
买《崔东壁遗书》记	(313)
书衣文录	(320)
耕堂函稿	
致韩映山	(330)
致房树民	(333)
致贾平凹	(334)

致韩金星 (336)

附录

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 (338)

冬天,战斗的外围

——这是我们报告于世界的..... (353)



远道集





芸斋小说

幻 觉

如果有的读者记忆好，当记得我在芸斋小说之五，写到了我的老伴的悲惨的逝世。

她死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我的处境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戍所，给我增添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一些，并且发还了书籍器物，夜晚，我也可以安然地看看书，睡睡觉了。

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世界大放光明。于是我吟诗作赋，日成数首，吟哦不已，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旧病又复发了。

恢复了原来工资，饭食也好了，吃得也多了。身上的肉，渐渐也复原状了。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夜晚失眠，胡思乱想，迷迷糊糊，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对我深情含笑地说：

“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我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我有些开玩笑地问。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我说。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

她说出的这个数字，是如此准确无误，使我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有未卜先知之术。我说：

“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一笑说：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

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

“不过,我风尘下士,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你能在这里容身吗?不太屈尊吗?”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

这样,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一天,她忽然问我:

“你能毁家纾难吗?”

我说: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

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使我失望。”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烈士,被迫认为党员了。但我只能心非之,不敢明言,以触其怒。因为我发现,美人在